

技击还是攻防:论中国武术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

田展玮¹,侯胜川²

(1.广西民族大学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广西南宁 530008;2.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系,郑州 河南 450044)

【摘要】:本质问题是中国武术的元问题,其对于武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均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和影响。通过对武术本质、武术文化传播、竞技武术套路、学校武术教育等文献的梳理,结合对资深武术裁判长、武术教授的访谈,以及对武术竞赛、学校武术教育现场调查等方法,对中国武术的本质重新进行了探索。研究认为:当前关于中国武术“打”和体操化形象所引起的身份危机的起点在于将武术的本质定位为技击,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的自证均说服力不足;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无法涵盖武术功能的多元化,在和域外武技的横向比较中难以确立自身的独特性,而将武术的本质属性定位为攻防则能更好地解决当前武术发展中的各类危机。因此,研究尝试提出中国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攻防而非技击,攻防是内在的属性,技击是外在的表现,后者是前者统摄下多种功能价值中的一种;将攻防作为中国武术的本质属性统摄武术的分化与整合,能较好地解决学校武术教育“打练并进”的困境,有利于竞技武术套路在攻防基础上的难美类项群发展和武术身份的确认。

【关键词】:传统体育;武术文化;技击;攻防;学校武术教育;竞技武术套路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3)06-0091-08

DOI: 10.15877/j.cnki.nsic.20240030.001

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组成事物基本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1],是“事物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2],有着固有性、本体性与根源性的基本特征。武术本质是武术的根本性质,是武术基础理论的基石,是决定武术“是什么”“怎么做”的根源性问题,也是武术衍生出其他形态的内核,离开此内核则非武术。但是,学界乃至民间关于武术本质的认识始终难以达成共识,即使认同最多的“技击”也在众多的学界质疑与反证面前难以自证。20世纪50年代伊始,相关主题研究层出不穷,围绕武术本质的研究又衍生出武术的身份问题,关于“真武”“传武”“本源”“非我”“异化”等研究循环往复、莫衷一是。在这一过程之中,虽然有学者在质疑武术本质是技击的基础上,通过“武以成人”的认知归属谨慎提出了武术本质是“教化”的尝试^[3],但学界总体结论仍将“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从而使研究在一段时间内难以突破;学术研究在于探究真知,对真知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认识—

再认识、实践一再实践中得以清晰。因此,对中国武术本质进行再思考和再探索,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反映实践,更有助于当前中国武术服务于全民健身、海外传播和话语权构建的战略需求。

1 关于当前中国武术本质的质疑

关于武术本质的认识,从“武术的本质是技击”,到受社会大环境影响对武术“唯技击论”进行批判而提倡武术套路也是“功夫”的论断,再到“击”“舞”并行而提出的武术“多本质论”“分层本质论”^[2]观点,及至近年来部分学者强调的“武术发展必须坚守技击本质”等。凡此种种,或是为了

收稿日期:2024-01-04

基金项目:河南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2023XWH041);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32400410099)。

第一作者:田展玮(2000—),男,河南郑州人,硕士生,研究方向:武术理论与方法。

通信作者:侯胜川(1980—),男,河南洛阳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

适应社会需要而进行的理论调适,或是根据武术在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特征或问题而进行的“刺激—反应”式应对,都没有从根本上给出一个符合客观事实的答案,以至于在面对“中国武术能不能打,如何证明”“竞技武术‘非武’”时难以自圆其说而疲于应付。

通常认为,武术强调“舞对合榫”“打练一统”,功法、套路、散手既有机联系又相辅相成。然而,无法直接服务于技击应用的套路以及为健身养生而创编的功法和套路,依然被置于武术范畴,但若以“技击”对其进行评判显然有失偏颇。如20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健身拳术“木兰拳”,于1998年被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武术院确定为中国武术的第130个拳种。又如,蔡龙云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击和舞自古以来就是并行发展”^[4]的观点,部分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打练无法结合只能并进”^[5]的武术发展理念。用“技击是武术本质”的观点审视,其理论缺陷显而易见:练既然与技击无关,那为何不是放弃而是要求它与打并进?杨建营^[6]针对上述观点所存在的矛盾,提出:“有些套路与对抗密切相关,而有些套路仅是对一些具有技击含义的动作的艺术表现,还有些套路仅仅健身而已,后两者与前者分属不同的技术体系”,并指出“武术应该按其价值功能进行分类,从而改变目前各类武术发展相互制约的局面”。该观点显然更加具体化、更有针对性,但用“武术的本质是技击”对其进行审视,仍可发现其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之处:如果“以艺术表现为主的套路和以健身养生为主要目的的健身操似的套路”不具有技击本质,那么它们就不仅是“往往得不到人们重视,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武术发展的旁支存在”,而是必须被排除在武术之外。

20世纪50年代,对武术“唯技击论”的批判使得技击对抗项目全面废止,甚至以击打能力为重要内容的武术功法也在人们的视野中销声匿迹,造成了唯武术套路运动的片面局面。然而,这一时期的武术套路运动又是中国武术历史的一段重要历程。因此,将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只能是武术发展特定阶段产生的特定主张和见解。王元化^[7]就此指出,“倘使一旦偏离了作为感性形态的具体现象去侈谈本质,不管在什么动听的名义下,都会造成一种抽象

思维的专横统治。”基于此,对武术本质的质疑和再认识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2 技击还是攻防:一种中国武术本质的探索

2.1 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无法解决武术套路的身份危机

技击须具有“两两相当”的击打特征,亦即技击须有作用的对象^[9]。此“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但因都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施技者将自身技术中所蕴含的力(劲)作用其上而产生出一定的击打效果,方才构成了技击的基本内涵。攻防作为武术技术内蕴的属性,其外化形式既可以是“有作用的对象”的技击,也可以是无作用对象但具有攻防意识(技击意识)的动作,后者尽管不具备技击功能而无法在实战应用中展现出技击价值,但因其技术具有或攻或防的属性仍归于武术范畴。在对武术套路界的调研中发现,竞技太极拳冠军对能否技击也持否定态度。这说明竞技武术套路具备攻防动作和技击意识,而技击功能尚且存疑。如太极拳之“搂膝拗步”,其“搂膝”显然属于格挡技术,具有攻防属性,意在通过己方一侧手臂将对方腿部进攻挡开,紧接着另一侧手臂推掌反攻对方,类似动作有五步拳中的“搂手弓步冲拳”。实践中,将“搂膝”技术用来技击并不明智,因为它不仅很难挡开对方腿部进攻,而且还容易令自己被对方击伤。又如,勾踢技术在实际运用中可以展现技击功能,虽然在木兰拳中经“柔美”化处理后,这一功能淡化甚至消失,但并不妨碍勾踢技术本身具有的攻防含义。这可能是木兰拳最终被列为符合“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武术拳种行列的深层原因所在。也是中国武术迥异于世界上其他武技项目而独步武林的依托载体,是中国武术套路、功法存在的文化基石,其蕴含的堪称宏富瑰丽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也赋予了武术技术无与伦比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武术之修身、悟道等延伸功能也得以从理想走进现实。

在黑格尔看来,“凡现象所表现的没有不在本质内的,凡在本质内的没有不表现于外的。”^[10]各种现象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本质,或者表现了本质属性所能外化出的某个方面的特征,而本质也能够统摄属于某个事物范畴内的所有现象,不然现象就不能被归入特定的“种类”。如此,将武术的本质定位

于技击并不能统摄武术领域内的所有现象,其结果必然“只把本质赋予为数稀少的特定现象,而使其余的现象一律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永远被放逐在本质的圣殿之外”^[7]。以技击为本质的武术正是由于使自身相当大一部分的内容无法受其涵盖,方才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使某些理论成为空洞的说教,造成武术套路的身位危机。例如,以旋转难度动作为核心发展而来的竞技武术套路无法体现技击性,按照这一逻辑,竞技武术套路的武术身份存疑。这也必然造成技击作为武术本质以及围绕其而建构起来的一系列理论知识,无法指导竞技套路的实践,后者也就只能在已然形成的操舞化道路上愈行愈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造成学院派/民间派、竞技武术/传统武术的内部纷争。

2.2 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无法涵盖武术功能的多元化

武术具有多元功能早已广为人知,然而,这些多元功能发挥的“定语”都是武术,即都是内含武术本质属性的功能外显。以武术健身为例。健身是功能,但因其定语是武术,所以必须是具有武术本质属性的健身。也就是说,武术健身功能之发挥和价值之实现,要以具有攻防属性的身体技术为锻炼手段,它在内容上可以是套路、散手和功法,也可以是动作组合或单式甚至是站桩,在形式上可以是单练或对练,但却都因具有攻防属性而属于武术健身范畴,否则就非武术健身而演变为其他定语限定下的健身运动。正如诸多武术教科书中写道的“武术具有技击、健身、审美、修身等功能”,技击本身就是与健身并列的一种功能;技击“须有作用的对象”的规定性,使得将其作为武术本质而统摄健身,在理论上是矛盾的,在实践中也是片面的。

2.3 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难以区别于域外武技

攻防属性对技术的包容度,是武术区别于世界范围内其他武技形式的重要条件。中国武术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武技中独树一帜、自成一格,主要缘于两个方面:一是,具有世界上任何一门武技都不具有的丰富多彩的技术存量;二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过的文明形态,中国武术就此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若武术的本质仅是技击,则上述中国武术区别于其他类型武技的特征都将大打折扣。将技击作为中国

武术的本质,实则窄化和矮化了中国武术,中国武术的优势并不在技击主导的现代格斗擂台上。

首先,如果武术的本质是技击,那些不具备或基本不具备技击性质的拳种、流派、套路、功法、招式等均被排除在武术之外,中国武术与其他域外武技项目的区别就会变得模糊,不利于在国际上确立中国武术的独立身份,中国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也将失去存在的沃土。李印东^[11]就此指出,如果武术只讲技击,它就绝不会派生出那么多的拳种派别。其次,技击讲究硬实力,击必中,中必摧。李小龙^[12]认为“在武术中,效率就是一切”。技击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张扬的是工具理性,但凡不符合这一规定的技术,都将面临淘汰。传统武术训练“对抗中怎么打,单人时就怎么练”^[13]的观点正是出于对这一规律的洞见。纵观世界,任何一项经过现代格斗擂台洗礼过的武技项目,其技术发展流变的历史无不经历了由复杂到简单的蜕变。只有简单,才能做到直达目标,才能被实战擂台所留存,而实战中被留存下来的技术就构成了某门武技的基本技术内容。技击求胜的极端功利追求和实现手段的简捷化取舍,大大缩小了形而上之思想文化的附加空间。例如,同样是直拳,中西方武技的区别在于达到这一直拳效果的训练方法、程序不同,“武术技击的初始与现代体育并无区别”^[14]。

事实上,中国武术除了追求技击求胜的简单直接技术外,还存在大量不单纯追求技击或是不以技击为主要目的,却具有攻防属性的技术,这些技术的价值取向和动作结构因更多元丰富,开拓了对其进行意义解说的空间,奠定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的空间基础,成就了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也因此,有学者提出传统武术的技击提升路径必须经由“从复杂到简约,提炼科学的核心技法理论”“建立完备的技战训练体系”^[15]等。如此,问题又回到了“从复杂到简单的技击提升后武术还是不是武术”的老问题上来。邱丕相曾犀利指出,“散打就是一个现代竞赛项目,稍微练两下就可以上场比赛,跟传统文化、传统武术的关系不大。”^[16]换言之,如果要按照现代“科学”路径提升传统武术的技击,其结果必然是现代散打形式。中国武术要提高自己的技击能力就必须进行技术简化,技术简化就与传统武术关系不大,这一悖论式的逻辑进路反映的是

单纯将武术本质等同于技击或许是一个伪命题^[17]。

2.4 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难以在现代体育格斗语境中获得优势

在现代体育竞技语境中,多数中国武术技术的技击功能展现处于劣势,若将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属性,不利于中国武术国际形象的确立。笔者在对央视“武林大会”节目的研究中,将其“还原真实武林,传承功夫精髓”的宗旨和“无拳套、无级别、无演绎”的核心理念概括为关于武术技击困境的“救赎”。当时的传统武术技击困境是当代社会环境侵蚀的结果,在它不断地自我寻找、返回与重启中,仍然难免被虚假的理想所遮蔽而掉入现实的陷阱^[18]。众多关于中国传统武术技击的实验表明,技击只是武术的功能之一,而非本质属性。近代著名武术技击家赵道新^[19]断言,“可以肯定,当今中国武术在整体上是极度缺乏技击性的。以全球格斗界的战略眼光看,可以说已丧失了技击的竞争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近40年的时间中,有关武术技击的内容遭到了彻底否定,客观上加剧了武术技击功能的退化。此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当今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为平地”^[20],因为“无论是商业竞争还是体育竞技,都是世界范围内的竞争”^[21],彻底改变了武术之打(技击)延续千年之久的参照系,转变成了职业格斗运动员夺取锦标或者更高生存资源的现代格斗场。武术技击转化为体能、速度、力量、心理的比拼,其技术日益简单透明,传统武术隐含的丰富深奥文化内涵反而成为现代体育竞技的负担。相对而言,近现代以前传统武术习练者都是职业武术家,进入现当代社会以后,传统武术拥趸多为业余习练,与世界上其他武技项目运动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身份形成了鲜明对比,愈加造成传统武术技击功能的相形见绌。此外,世界武技的“体育”转型,竞技“规则”的改变,不利于中国武术原有“格杀实用性”技术体系的发挥。在此背景下,中国武术如果一味地标榜技击本质,难免遭遇挑战而损坏自身形象,徐某冬武林打假事件等以及部分民间武者在新媒体镜头前的拙劣“技击”表演更是加剧了这一进程^[22]。

总而言之,如果将攻防作为中国武术的本质属性,在攻防属性统摄下武术产生了多个功能向度,瓦解了技击功能的单一比较带来的诘问和质疑。“多

点开花”代替“单点比较”,是竞技武术套路的身份危机、传统武术的技击弱化、民间武术家的实战堪忧等现实问题的全新解释路径。

3 攻防作为武术本质对武术未来发展的影响

3.1 以攻防作为武术本质统率武术发展中的整合与分化

文献梳理发现,在中国武术发展的问题上,主要观点包括:一是,强调武术发展应坚定地走民族化之路,坚持主体性发展;二是,倡导武术发展要向西方先进体育项目学习,以快速实现自身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转型,甚至对传统体育理论不屑一顾^[23]。需要说明的是,在吸取了近现代“中西文化论争”中极端主义观点的历史教训后。前者在强调走自己的路同时,会补充诸如“诚然,武术发展也不能全然封闭自己,应积极学习其他体育项目的长处”;后者在倡导向西方先进体育项目学习之余,也不免会附加类似“武术向其他体育项目学习,并非说让武术丢弃自己,而是要在保持武术特点的前提下,积极地向其他项目学习”。然而,它们的共性是,只提及对“度”的把握的必要性,对到底该如何把握、把握多少才算合适,即武术如何整合和分化,却很少触及,由此也减弱了该类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力。

3.1.1 以攻防作为武术本质统摄武术的各种形式和功能

对武术的发展需采取既有合也有分的策略,所谓“融汇中西,贯通古今”。“合”,即是将攻防本质属性作为发展所有武术形式的总纲领;“分”,则是在某个相对独立的武术发展领域里,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该领域所依托的母学科知识,借鉴该领域所取得的有益经验,使武术朝着某个方向精细化发展。理清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武术发展的“度”才能得以恰当地把握。

尽管事物总是通过不断“分化”实现自身发展,如体育先是有意识的身体锻炼活动或是身体参与的游戏,后来才逐渐分化出了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大众体育等。就目前中国武术现状来看,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现代武术)成为当前主流的两大分支。分化不是分解,分化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分化出的事物能够获得更好发展,使之满足人们不断细化的身心需求;另一方面,各个分化了的事物发展成果

的总和,又能在整体上促进它们所隶属的“种类”事物的发展,否则就会发生马克思所指的“异化”,最终消弭了原来的事物。目前,武术虽然分化出了很多子项,并在各自特定的实践领域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所谓“江河万里,必有其源”,各个属于武术的子项必须在遵守它们的上位概念——武术的本质属性前提下,再寻求自身的分化发展,才能满足部分学者坚持的“武术主体”性发展要求,进而获得可持续性发展的特殊优势。以攻防作为武术本质,如推手、对练、套路、功法等在单人、双人、多人的攻防练习中体现攻防内涵,即戴国斌^[24]谓之的“物对手、人对手、新对手”,攻防练到极致则是武术的技击功能,仅仅体现攻防的意识则是通常的套路,通过攻防的动作体现休闲、娱乐、养生、健身价值等。以攻防为武术的本质可以衍生出武术的诸多功能,而这些功能都是建立在攻防的技术之上,解决了以往将技击作为武术本质所造成的武术概念所属的名实不副问题,从根本上避免了无谓的争论,整合了当前武术分化造成的各类困境。

3.1.2 武术形式分化的多样性体现攻防作为武术本质的统摄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凡是能采用分工的工艺,一旦采用分工制,便会相应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各种行业与职业的划分,似乎就是这种好处造成的。”^[25]某种意义上来说,武术“分化”的程度代表着武术发展的成熟程度。一方面,从横向的量上,所产生的分支越多,说明武术与社会的联系越广泛,其服务社会的支点越多、力量越大,产生的社会效益和价值也越大;另一方面,从纵向的质上,每个分支所派生出的内容越精细、越丰富,说明武术能够更加全面而深层次地满足人类不断变化着的身心需求。正因如此,发展至今的中国武术逐渐分化形成了学校武术、竞技武术、大众武术、艺术武术、军旅武术等分支,按照服务社会内容分为武术教育、武术养生、武术健身、武术修身、武术休闲等社会功能;各个领域内的武术分支在遵循武术本质属性的前提下,结合各个领域的具体要求不断进行有侧重性的创新创造,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从更高层面上支持着中国武术的整体发展。

综上所述,武术发展的“合”,即“一般性”,它强调的是武术无论嵌入何种社会领域中,首先要有武

术攻防基因,始终明确“我是谁”,以使自己的本真性永存。武术的攻防本质属性,是任何武术分支都要遵循的总纲领、总法则,唯其如此,武术才不会被“异化”为众多学者谓之的“中国式体操”,作为“中国式体操”的武术也依然归属于中国武术。武术发展的“分”,即武术的“特殊性”,强调武术不仅要明确“我”,还要让“我”尽可能地融入社会各个领域,充分发挥多元化的功能价值,满足社会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声誉,多层次支撑攻防作为中国武术的本质属性。进而言之,中国武术的国际化推广与传播,并不是以技击作为主要内容在世界格斗竞技场上争勇斗狠,而是需要在攻防的本质属性下,彰显隐含其中的文明化、普世化价值,如中国跤和太极推手等项目国际关注度的提升。

3.2 以攻防作为武术本质引领学校武术教育改革

学校武术教育是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领域。然而,当前学校武术课受欢迎度普遍较低的现象。很多学者认为其症结在于“以套路始,以套路终”的教学模式,既缺乏武术所应有的技击实用性,技术动作纷繁复杂,加之练习方式死板单一,致使教学过程枯燥乏味且习练“效果不大”。在此认识基础上,部分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武术教学“突出技击性”的改革思路。杨建营等^[26]针对高等院校的公共武术课教学,提出了“普通高校武术选修课教学内容应选取简单直接、便于应用的技术,并将开放型的学生两两对抗作为主要课堂练习形式”的建议;杜晓红等^[27]针对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武术必修课教学指出,要“以武术动作的攻防技击性为逻辑起点整体设置武术课程与教学”;柴广新等^[28]则针对中小学武术教学提出了“立足单势,打练合一,技击对抗,培育精神”的改革理念。这些研究旨在通过打破“唯套路论”的教学模式,一方面贯彻学校教育“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另一方面对接国家关于学校体育“享受乐趣、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健全人格”的文件精神。但在关于武术的技击性与文化性的矛盾问题上无法兼顾,在实施中也缺乏抓手,始终难以突破现有屏障。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将武术的本质属性定位在技击,而又认为现在学校里所教授的套路完全不具有技击性,于是得出了“彻底打破将套路作为武术课教学内容”的结论。但是,结合

实证研究结果^[29]以及笔者的调研,在面向普通学生(非武术专业学生)所开设的武术课程中,单纯的武术技击内容也不受欢迎。

就学校的角度而言。出于对学生人身安全的顾虑以及对技击行为“野蛮暴力”的刻板印象,并不鼓励开展武术技击类课程,散打类武术课程很难在中小学落地。调研发现,学校体育(中华武术)项目联盟提出的“打练并进”理念,要求加入联盟的各中小学校并行开设套路课和散打课,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后,散打课还是难以为继而逐渐淡出了武术课堂,学校武术课又回归原点。从更广范围的实践来看,即便有的教师试图在自己所教的武术课中添加一些技击内容,但由于学校不具备开展技击活动所必需的场地、护具等物质条件,其教学也只能停留在介绍一些基本的拳脚技术上,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让学生进行一人持靶、一人打靶的击打实物训练,没有条件的学校则教习完拳脚技术后戛然而止;技击性内容的精髓——两两相当的交手对抗练习,即便在以“技击教学”为名的武术课堂上实际也是缺失的;从各省大运会学生武术比赛项目设置中可以发现,仅有武术套路内容,缺失散打比赛,一方面说明各学校习练散打且有擂台格斗经验学生人数极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各学校并不愿意开展这项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运动项目。

就学生的角度而言。以往研究没有顾及学生个体的身心和性别的差异性,“现在的体育课开展具有性别针对性的教学尚属少见”^[30]。调查表明,“女生普遍喜爱小强度、少对抗、低难度的运动项目”^[31];如果说男生相对更喜欢技击教学,那么对技击行为本身也要进行一定的分类。笔者调研发现,完全开放性的擂台技击只有极少数人热衷参与,部分男生对于技击的期待其实是叶公好龙,多数学生更愿意接受刺激强度不是太大、既有一定对抗竞争性又充满互动趣味性的技击活动。由此,刘文武^[32]等认为:“武术教育改革取得突破的重点不在于教学内容是否为套路,而在于如何处理套路技术的教学;对于套路技术的教学,需要着重进行改革的不是学习技术的环节,而是复习技术的环节。”

换言之,散打式的技击教学和体操式的套路教学,都不是最佳的武术教学内容选择。立足武术的攻防属性,可将相对简单朴实的套路技术作为武术

教学“练”的教学内容,首先学会熟练,然后针对其中主要技术进行理法讲解并以单个招法为单位进行两两组合的招手练习,在此基础上,进行条件性的攻防对抗练习。这种“折中”式的教学模式或许更能被大多数学生所接受。笔者调研发现,近年高校流行的武术短兵课程从简单套路组合和基础的攻防技术开始,在两两相对的对抗中获得极好的效果,无论从提升锻炼趣味性还是从教育收益来看,多样化的武术教学都与之更相契合。如笔者所在高校开设的“太极推手”选修课程,在短短的9节课程中,摒弃传统意义的太极拳套路练习,直接以简单的四正四隅双人推手开始,以简单的规则锻炼学生的武术攻防技术和意识。经过5年多的实践,其操作可行性强,教育效益也较大,部分学生在全国大学生推手比赛中获得了优秀的成绩。第一,这种武术教学避免了“拳拳到肉”“出手见红”式的技击格斗,可以消除校方对于武术课的安全顾虑;第二,“封闭式”与“开放式”技术练习兼有、套路技术之美与技法讲解和条件应用之实俱备的武术教学,更符合广大学生的身体条件和武术需求实际;第三,实证研究表明,“两人或两人以上参加体育锻炼比个人独自锻炼更容易获得运动愉悦感,也比独自进行锻炼计划的个体行为坚持性更好;群体锻炼与锻炼习惯的形成具有互动作用”^[33]“与他人一起参与体育活动可以极大地促进个体的积极体验,其教育效果远远超过独自参加体育锻炼”^[34]。

总之,攻防本质统摄下的学校武术教育,中和了散打式的技击之“实”和操舞式的套路之“虚”,由简单质朴的套路技术→理法讲解→单个招法两两组合的喂手练习→条件性的攻防对抗练习,符合学校武术教育和广大青少年群体身心情况,是武术发展在学校教育这一特殊领域中的具体化,也是学校武术教育改革破局的新方向。

3.3 以攻防作为武术本质完善竞技武术套路改革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术发展模式是建立在“打练并进”认识之上的,极大地开掘出了武术在“对抗性”和“难美性”两个方面的竞技潜能,凸显了中国武术的“体育”内容,令其从“比”的角度更加精深,但在整体考量上,只有“分”没有“合”,造成套路与散打间的文化断裂。就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

历程而言,很多竞技武术套路从业者认为彰显武术的技击性已有散打项目,竞技套路的唯一使命就是要最大程度地“树立优美形象”,充分表达现代运动训练难美性项群视域中的“高难新美”即可,所以武术套路发展沿袭了指定动作、旋转难度、柔韧难度、平衡难度的发展方向,尤其是旋转难度走向 $360^{\circ} \rightarrow 540^{\circ} \rightarrow 720^{\circ} \rightarrow 900^{\circ} \rightarrow$ 不限难度的路径依赖陷阱^[35]。背离了大众对武术本质是技击的认识,造成竞技套路的身份危机,现观之,对武术套路的攻防本质属性的认识不清,将“高难新美”的追求完全引向了体操、技巧方向。为此,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于2019年和2020年分别在杭州和北京举行的“武术套路竞赛改革研讨会”,提出“武术套路发展要姓‘武’,要遵循项目本质特点,要去体操化和舞蹈化”“竞赛规则修订工作要站在文化自信的高度,担当起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文化”。2020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心在南京成立传统武术国家集训队暨传统武术搏击项目研制动员会,陈恩堂^[36]指出“传统武术的根基是实战,而演练是传统武术的表现形式”,所以要“处理好实用和演练的关系”。换言之,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竞技武术发展中,武术套路演练一直作为“功夫”的一种解读和表现形式,如今开始修正关于“功夫”的理解和实践,回应近年来民间关于中国武术“打”的争议^[37],展现中国武术的智慧^[38],彰显对武术套路竞赛方向走偏的批判性反思以及试图“拨乱反正”的决心。

国家武术主管部门在若干个武术队进行的“比赛场地中间或四周设置靶标,要求运动员在套路演练过程中添加击打靶标内容”试点工作,正是为了解决武术套路发展中的问题所进行的探索;2023年,国家武术管理部门专门设置的武术套路“动作库”业已付梓出版,期冀以姓“武”的动作圈定竞技武术套路的武术属性毕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也折射出此前竞技武术套路已经偏离“武”的事实。笔者认为,这些措施本质上是建国以来各种关于武术政策争议的修补,固执地以为“姓‘武’”就是要突出套路的技击性,即认为武术的本质是技击,这一观念几乎囚禁了历次武术改革的路向,注定了此路不通。

对于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高水平体育运动竞赛而言,武术选择套路和散打分项而无可厚非,

以西方现代体育为蓝本的竞技武术必然按照竞技逻辑进行分类比较^[39]。任何一个运动项目的确立和发展,又必须具有区别于其他运动项目的独特的方面,不然其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武术技击功能的表达已经由散打项目承担,因而在武术套路中添加“技击性”的内容不仅不可行,而且偏离自己作为“难美性项目”的既定轨道。所以,武术套路竞技的发展只能在难美性项目范围内寻求区别于其他同类项目的新方向,而这一方向,就是在攻防属性统摄下,武术所具有的独特的身體文化之美,从而避免了将武术本质界定为技击而带来的竞技武术身份异化困境。首先,以武术的攻防本质属性统摄套路竞技发展,要求将套路技术的选取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技术特征回归,要让当前套路演练中“对手全然的缺席”向“对手缺席的‘在场’”转变;其次,为确保套路竞技的“独特的身体运动之美”不是单纯的“练为看”式的表演,而是具有可比性的运动竞技,又要充分吸收、借鉴当代运动竞技项目的经验,在规则方面结合项群特点制定相对细致的条款。关于这一点,在保持武术项目特色方面可参照1979年和1984年版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因为这两版规则修订的主旨正是“引导武术套路竞赛向传统回归”^[40];在规则细化方面,可借鉴最新版(2012年版)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中,“动作质量”和“演练水平”两块内容中的相关条款。

4 结语

中国武术是由“武”演变发展而来,但武术的形成即意味着它与“武”形成了分野,脱离了早期单纯的野蛮之“武”。武术可以表达“武”(技击)的功能,但又不仅限于表达“武”(技击),否则将无法表达隐含其中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主义是旨在为一个客观的实体找到在任何时间和空间场中都普遍有效的原则。”^[41]攻防正是武术这一客观实体“在任何时间和空间场中都普遍有效的原则”,能够更加完美地适应当前中国武术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危机解读与解决。技击是武术攻防属性所外化出的功能之一。以攻防属性探索中国武术未来发展走向,从整体方面为武术确立了一个可以统摄全局的总纲领和总法则,从具体方面则为武术在不同领域中的功能侧重性实践确立了一个可以永葆自身特色的抓

手,避免了当前官方或是民间在面临种种关于武术非议时的尴尬。

参考文献:

- [1] 杨建营,颜世亮.20世纪后半叶中华武术发展中的“第一粒扣子”探寻[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48(2): 74-79.
- [2] 洪浩,杜纪锋.论武术本质的层次性[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6,26(6): 95-97.
- [3] 王岗.质疑:“技击是武术的本质特征”[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1): 28-34.
- [4] 蔡龙云.剑楼武术文集[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 [5] 赵光圣,戴国斌.我国学校武术教育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径选择——写在“全国学校体育武术项目联盟”成立之际[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38(1): 84-88.
- [6] 杨建营.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探讨武术的套路与对抗两种运动形式的关系[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6,23(2): 55-57.
- [7] 王元化.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J].上海文学,1980(12): 30-37.
- [8] 杨树森.普通逻辑学(第四版)[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
- [9] 刘文武.武术基本理论问题反思[J].体育科学,2015,35(3): 20-29.
- [10] 张世英.黑格尔《小逻辑》译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 [11] 李印东.中西方格斗技击特征对比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1): 59-64.
- [12] 李小龙.截拳道之道[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08.
- [13] 韩起.八极拳的“逆思维”格斗训练(续八)[J].搏击,2007(5): 60-61.
- [14] 侯胜川,赵子建.解读与超越——对中国武术技击的再讨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42(2): 147-156.
- [15] 彭国强.中华传统武术技击的争鸣反思、价值提炼与能力提升进路[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7): 87-94.
- [16] 杨建营.深陷困境的中华武术的发展之路——邱丕相教授学术对话录[J].体育与科学,2018,39(4): 18-25.
- [17] 侯胜川.民间武术家视野中的武术之“打”与“比试”[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9,2(11): 74-80.
- [18] 侯胜川.救赎、抗争、妥协——论央视“武林大会”的是与非[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49(5): 64-69.
- [19] 黄积涛.武学奇才赵道新访谈录[J].青春,2020(1): 21-34.
- [20] 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 21世纪时间简史[M].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 [21] 梁勤超,李源,闫民.论社会转型与武术发展方式的转变[J].体育文化导刊,2014(7): 16-19.
- [22] 侯胜川.拟剧理论视角下中国武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J].体育与科学,2020,41(1): 78-83.

- [23] 侯胜川,高亮.人类学视野下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成长阐释[J].体育学研究,2022,36(4): 88-97.
- [24] 戴国斌.武术对手的文化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6(5): 65-70.
- [25] 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26] 杨建营,邱丕相.浙江工业大学武术选项课教学内容改革的反思[J].体育学刊,2015,22(5): 92-97.
- [27] 杜晓红,陈永发,李冰琼,等.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武术必修课程的实施现状及困境解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3): 95-102.
- [28] 柴广新,孙有平,杨建营.我国中小学武术教育改革新思想探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9,43(4): 59-66.
- [29] 吉洪林,张峰.武术教育改革的实践困局与破解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6): 68-72,100.
- [30] 程宇飞,范尧.社会性别视角下体育对男性青少年男性气概的影响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48(3): 134-138.
- [31] 董宝林.健康信念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体育锻炼影响的调查分析[J].体育学刊,2017,24(3): 115-122.
- [32] 刘文武,戴国斌.武术教育改革三题:文化·兴趣·掌握[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42(8): 138-147.
- [33] 徐波,孙延林,季浏,等.我国18~69岁城市居民运动愉快感的调查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5,20(2): 14-16.
- [34] 刘米娜.体育如何让人幸福?: 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6,37(6): 27-39.
- [35] 侯胜川.新时代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 问题、进展及学术体系路向[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3,38(6): 633-638.
- [36] 中国武术协会.“弘扬传统 开拓创新”传统武术国家集训队成立暨传统武术搏击项目研制动员会在江苏南京召开[EB/OL].中国武术协会网站,[2020-11-09],<http://www.wushu.com.cn/#/inform/informDetail?id=860>.
- [37] 侯胜川.我国精英太极拳运动员口述史研究[J].体育与科学,2022,43(4): 68-74.
- [38] 高亮.阴性何以柔长: 太极拳健康文化特质论绎[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8): 57-64.
- [39] 孙波,姚绩伟.缘起与嬗变: 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历史演变时代价值与发展路径[J].体育学研究,2022,36(1): 103-112.
- [40] 邱丕相,吉灿忠.对北京奥运会后中国武术发展的思考[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21(2): 134-137.
- [41] 张震,张长念.传统社会中武术的异化及其现代性复归[J].体育科学,2015,35(5): 88-95.

作者贡献声明:

田展玮: 资料搜集、文献梳理,撰写论文; 侯胜川: 提出论文选题与设计论文框架,指导、修改、审核论文。

Changes and Examinations of the Rules of Proof for Procedural Deviation in Doping Case

XIONG Yingzhuo¹, CAO Shaofang²

(1.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Hunan Police Academy, Changsha 410138, China; 2. Sport School,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6, China)

Abstract: In doping cases, athletes often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allegations of doping violations on the grounds of procedural non-compliance in their doping testing. The 2021 World Anti-Doping Code has made significant modification to the rules of proof of this defense, manifesting mainly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for procedural deviations, the tolerance of major procedural deviations, and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standard for proving causal relationships. Through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se changes will nonetheless cause many differences in legal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dural stability and procedural legitimacy, we should abolish the classification of procedures deviation behavior in the current rules, recogniz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strict compliance test”, determine the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of major procedural deviation, and specify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weak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cedural deviations and positive test results.

Key words: athlete; anti-doping cases; World Anti-Doping Code; procedural deviation; burden of proof

(上接第 98 页)

Skill-based Combat or Offense and Defense: Essence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Wushu

TIAN Zhanwei¹, HOU Shengchuan²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Science,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8, China; 2. Department of Wushu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tial problem is the meta-problem of Chinese Wushu, which has fundamental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Wushu.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essence of Wushu, the spread of Wushu culture, competitive Wushu routines and Wushu education in schools, combined with interviews with senior Wushu judges and Wushu professors, as well as the field investigations into Wushu competition and Wushu education at schools, the current study has re-explored the essence of Chinese Wushu essence afresh.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identity crisis caused by the image of “fighting” and gymnastics in Chinese Wushu lies in orientating the essence of Wushu as combat, and both folk and official certification are not convincing. As the essence of Wushu, combat cannot cove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Wushu function, and it i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its own uniqueness in the horizontal cross-comparison with foreign martial arts. However, positioning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Wushu as attack and defense can better solve various crises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Wushu. Therefore, the study tries to put forward that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Chinese Wushu is offense and defense rather than skill-based combat, with offense and defense as intrinsic attribute, and combat external performance, and combat is one of the many functional values within the scope of offense and defense. Taking offense and defense a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to guide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Wushu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dilemma of “combining combat and practice” in school Wushu education, an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difficult and beautiful categories of competitive Wushu routines based on offense and defense, as well as the recognition of Wushu identity.

Key words: traditional sports; Wushu culture; skill-based combat; offense and defense; school Wushu education; Wushu competition routine